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新序卷八

漢 劉向 撰

義勇第八

陳恒弒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刼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

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刼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為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為勇乎刼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

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妒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攜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

崔杼弒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脱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

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田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乗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名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弟勝之叔父也勝怨楚逐其父將弒惠王及子西惠王亦子西之姪惠王之叔也欲得易甲人姓名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弒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

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刼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内其劍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王子閭不肯刼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刼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吾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

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内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

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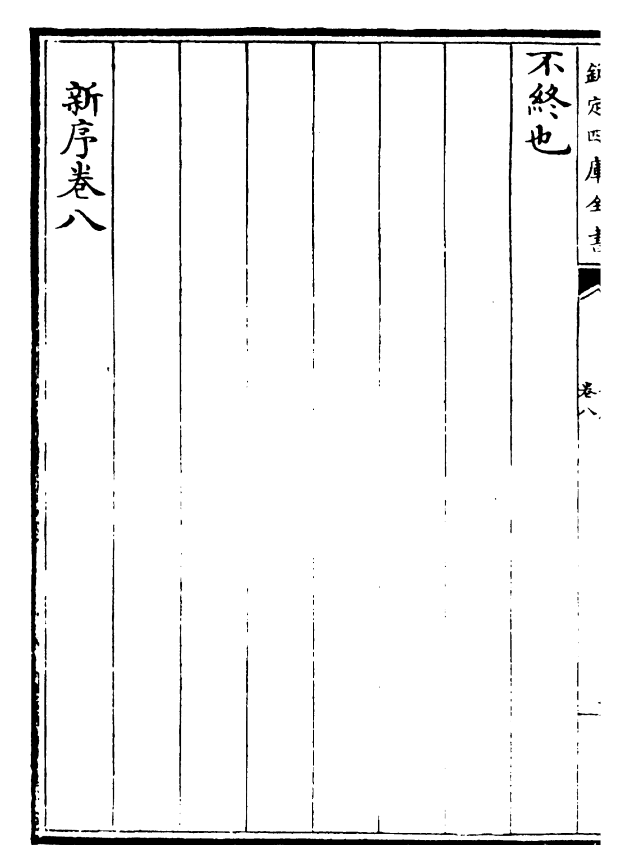
知伯䨲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絶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䨲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絶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絶屬無别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禄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禄之加於我者至今

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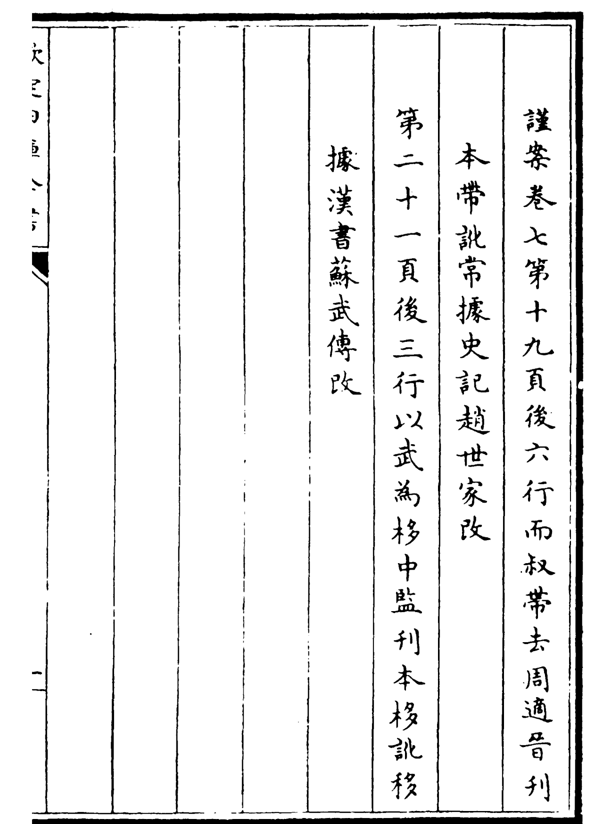
芊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筩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悦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悦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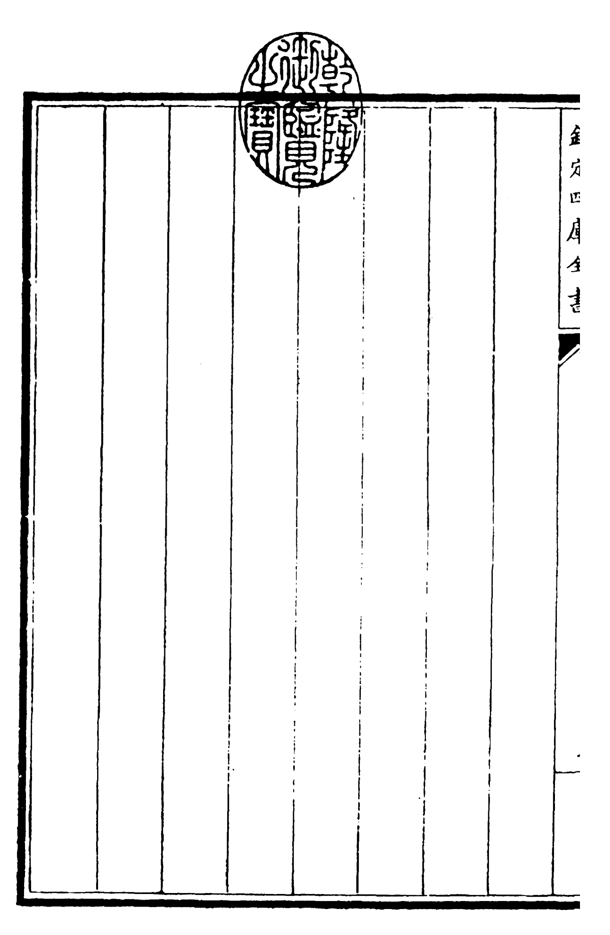
不終也

新序卷八



謹案卷七第十九頁後六行而叔帶去周適晉刊本帶訛常據史記趙世家改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以武為栘中監刊本栘訛移據漢書蘇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陸肇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新序卷九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新序卷九

漢 劉向 撰

善謀第九

齊桓公時江國黄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黄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絶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黄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

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

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

之侑予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

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廄置之外廄公曰宮之奇存馬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畧懦則不能强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

辭甲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竒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幷兼之臣也若宮之竒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佚

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解鄭君從之名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燭之武許諾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鄰也鄰之强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

立晉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晉顧君圖之秦兵説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獘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圍遂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困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即位欲為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茍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誰與爭公

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鄕而不濟對曰恃馬與險而虞鄰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興國馬恃險與馬不足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

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為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為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懟於下羣臣倍畔於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閭闔閭

甚勇之為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

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
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
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亡社
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
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
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

謷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熟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

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摯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

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遵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強遂封鞅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之其患流漸至始

皇赤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
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絶而霸秦楚嚴暴而亡漢王垂
仁而帝故仁恩謀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
蜀以為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
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獘猶豫未決司馬錯與張
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
王曰請聞其説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

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獘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强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

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羣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服馬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刼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

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强富厚而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黄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黄歇適至聞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徙黄歇上書於秦

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曰天下莫
强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
鬬而駑犬受其獘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
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
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乗之地未嘗有也今
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
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
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攻燕酸棗虚桃人邢魏之兵雲翔

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滿史記作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黄濟陽甄史作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歷史記作磨之北注之燕斷秦齊之要絶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

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為越人所禽於三渚之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知伯瑶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躍躍毚兔遇

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絕腸折頤摺頸身首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係臣束子為羣虜者相及于路鬼神潢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海内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

稷之憂也今王齎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出兵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史記南回攻楚泗北必舉此皆

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歸帝重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為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内之侯

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内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内兩萬乘之王注入地於齊齊右攘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桎史作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揺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黄歇受約歸楚解弱楚之禍全彊秦之兵黄歇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名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束甲而赴之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為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為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構發鄭朱入秦

秦內之趙王名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構秦秦已内鄭朱矣虞卿以為如何對曰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之

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
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
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
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
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予令秦
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子割
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
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

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

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令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來割王將予之乎不予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即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獘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

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與無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是為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為妒婦故其言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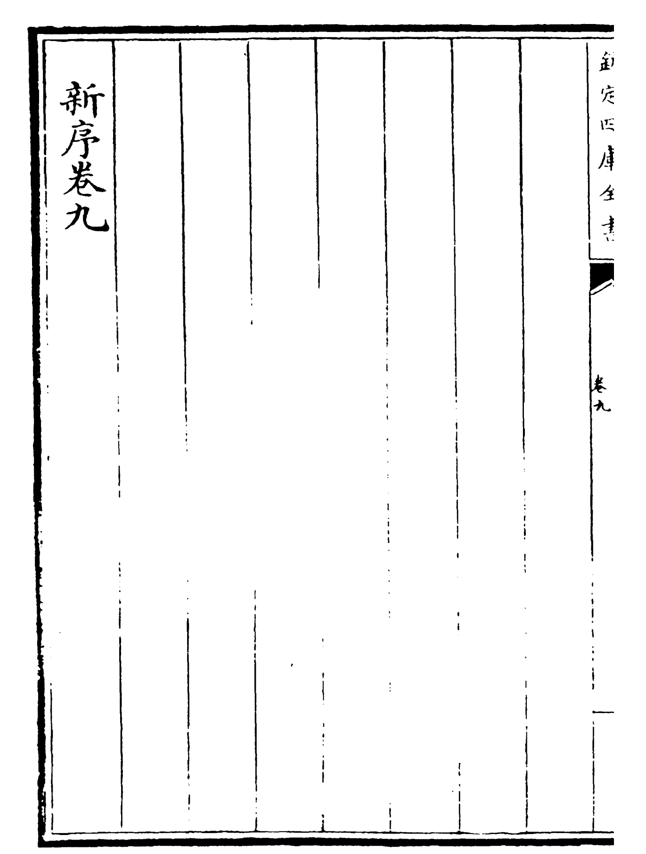
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説也王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説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

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為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而

反構於王也從秦為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寳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即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之發間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趙以亡矣

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

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
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邪對曰臣聞小國
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
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
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使虞卿久用於趙趙必
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棄侯捐相而歸不用趙旋亡



新序卷九

新序卷十

漢　劉向　撰

善謀下第十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與南陽守齮戰守齮保宛城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

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為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繕與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强宛之患竊為足下危之為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漢

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為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勇仁悍强孰與項王漢王嘿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為人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呴呴人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刓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

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刼於威强服耳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

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討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為趙王張耳為相陳餘為將軍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因之欲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為公説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巵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巵酒與之酒卒曰王

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為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因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

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為然乃遣趙王養卒為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為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説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内揺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皋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

千里之齊田間據二十萬之軍於歷城諸田宗强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項王

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予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傑賢才皆樂為其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

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即聽酈生罷歴下兵戰守之備與酈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蒯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可因齊無

備擊之韓信從之酈生為田横所害後信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

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軾箕子之門封

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閭軾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休牛於桃林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强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内張子房之謀也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柰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令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

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也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鬬之功高皇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臣皆未封羣

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心於是高皇帝在雒陽南宮上臺見羣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怨仇令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將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

有故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得封即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倍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雒陽脫輅輓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

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太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

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絶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

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
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而不搤其亢拊其背未
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
陽東有成皋西有肴澠倍河海嚮伊洛其固亦足恃且
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
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
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有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
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

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綰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害者由保仁德之恵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為建信侯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

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吕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刼留侯曰君常為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吕澤强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

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即必異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所至十二年上從破黥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

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為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為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

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蜚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已侍太子聞太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從

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抱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抱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為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卧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為妻子計載輜

車卧而行於是吕澤立夜見吕后吕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强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强起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内史叅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内史内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内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内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

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悦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内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絶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兵不可動

孝武皇帝名羣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

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家天子同任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怨之色

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臣以為兩主之迹足以為效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執

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於兵夫以天下未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檣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

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强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絶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為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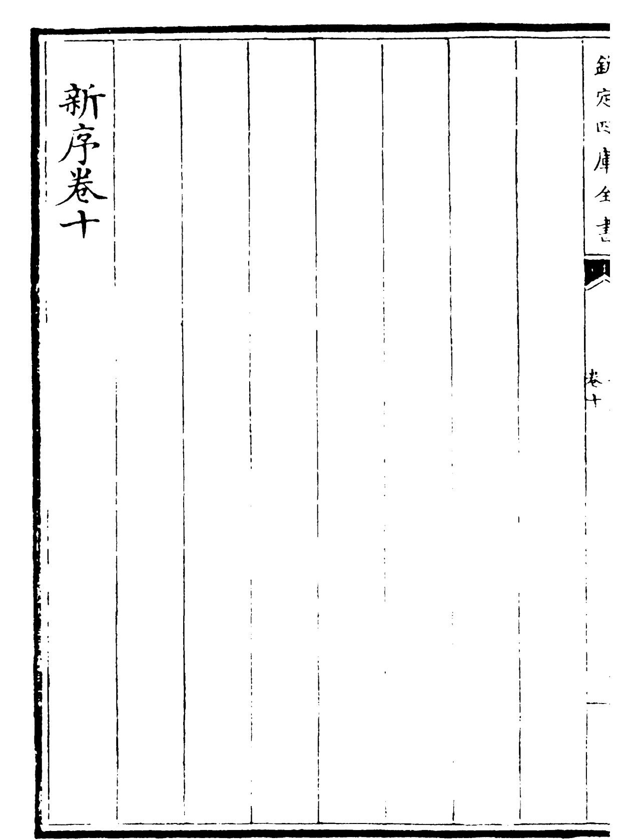
行曰不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
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
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為秦侵
胡以河為境累石為城積木為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
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
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
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矣則北發月氏可
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善戰

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隳城故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難以為功夫横行則中絶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絶飢勞以遇敵正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

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遯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令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卒鋭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臣以為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槥車相屬寇

盜滿山天下揺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為策曰古諸侯不過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强而合從謀以逆京師今以法割之即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

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稍自消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關馬及弩不得出絕遊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詿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父偃之謀也


新序卷十

謹案卷九第十五頁後四行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刊本脫趙郝二字據史記虞卿傳增第十六頁後七行其計固不止矣刊本其訛兵據國策及史記虞卿傳改

卷十第三頁前三行與秦約法三章耳刊本耳訛且據漢書韓信傳改

第五頁前八行方令燕趙已定刊本定訛復又令田廣刊本廣訛橫並據史記漢書改

第六頁前八行故天下之士刊本士訛事據史記

漢書改

第六頁後一行援上黨之兵刊本援訛乘據史記

漢書改

第九頁前五行即不能刊本即訛則據史記項羽

本紀改

第九頁前八行楚破刊本楚下衍已字又睢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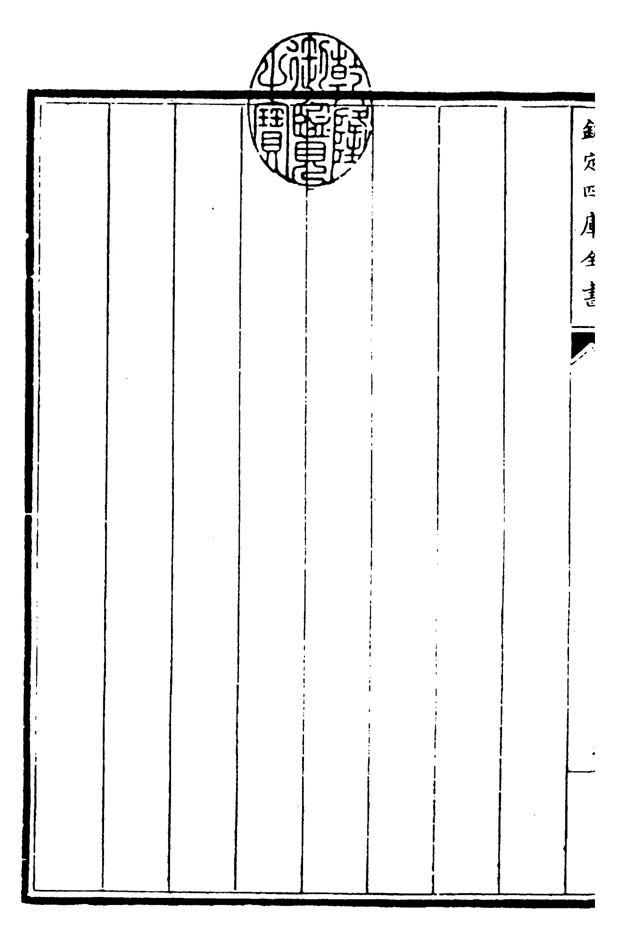
北至穀城刊本脫至字並據史記項羽本紀删

增

第十五頁後七行此四公之謀也刋本公下衍子字今刪

第十八頁後三行自三代之盛刋本代訛氏據漢書韓安國傳改

第十八頁後四行不牧之民刋本牧訛收據漢書韓安國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陸肇修